



慎夏漫筆

亭

4 曹 5
93
2





慎夏漫筆卷二

江都西島長孫元齡

琉球程順則字寵文號雪堂久采村人文辭俊逸國人於今沾沾稱之事跡出于周煌恭琉球國史略然不載其入清師事陳元輔之事為一闕典按東涯先生題薩人某梅花百詠云歲甲午琉球使人東來過都城之南予往觀焉其學士程雪堂氏在行中聞其詞翰敏富嘗入中原遊燕市寓閩浙與陳元甫王閩州諸子相師友平維章朝野雜記載程氏楷杯記云余於康熙丙戌秋奉使入覲天朝使道過魯親登闕里廟堂恭瞻聖像次拜孔林時得楷杯而



歸是其入中國之證也其所著見于國史略又按韓人某日觀要攻琉球國條下云程籬人至中國西湖有七律有雪堂燕遊艸一卷然則韓人亦稱之籬人字未考程氏師事陳元

輔事見于其所刻枕山樓課兒詩話跋文

老人面皮無澤謂之凍梨小兒頭上白禿邦俗謂之白雲彼謂之臘梨亦凍梨一類之語出于名義考

宋書倭傳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彼昇明二年當我雄略天皇末年帝英武絕倫書辭尊大一與

豐聰王子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同皇統連綿一姓相承其與中國抗衡久矣哉

劉熙釋名云心衣抱腹而施鈎肩鈎肩之間施一襠以奄心也是此邦所謂腹懸唐山所謂肚兜也心衣字雅馴可用

孟子晏子徃徃有乃若字屬助語按周語云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逸書也若猶乃也然則乃若二字為乃字義猶已甚為甚業已為已也又按公孫丑篇惡是何言湧幢小品謂惡是齊人語孟子居齊之日久矣不覺為齊語耳

大雅烝民云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說者以彊爲強梁之義不知彊通爲疆禦通爲圍疆禦邊關所以禦物也惠棟毛詩古義孔棘我圍箋云圍當作禦棟案漢書強禦皆作強圍又管子多以圍爲禦按離騷澆身被服強圍兮亦可見其通用呂氏讀詩記彊作疆

橘窗茶話云敬一字宋人以來專就心上說固當如此然春秋一時士大夫言敬者多學一抄出體認周悉庶乎用工著實擊經室一集詰經精舍策問云惟考列國時孔曾游夏諸聖賢及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孝經論語者皆爲處世接物之庸行非如禪家遁于虛

無也即如仁義禮讓孝弟忠順等語與孝經各章事事相通語語相合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語實爲聖門微言蓋春秋時學行惟孝經春秋最爲切實正傳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于春秋學行尚未大爲發明二書所見實爲一轍兩芳洲之先于阮宮保不下百年其見如此可畏哉

王伯厚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然則書之不可解者由古書之不存民獻十夫適于山降我凶德之類奚得古書解之哉今之通其說者多屬臆斷可慨

余鄉先生田某字吉人號華岡東肥人壯歲來江都從高木翼之名羽南郭門人學詩今臆其墨画丹楓詩云聞說黃金能買威忽生羽翼誤千機不知何物毛延壽画得紅楓色已非詩有淵源者如是

余夙著讀孟叢抄曰仕士通用今又就列子抄出一條力命篇云農赴時商赴利工追術仕逐勢聊補其遺

丁寬易東人以為寬學于田何盡其道及其歸鄉席卷何之易學而去如是解之無味易字直指寬而言耳猶諸葛孔明稱關雲長為髯矣

帶甲之語人以為披甲之義亦無味蓋唐山人以帶來甲

也按晉語韋昭注有帶甲纓曹之語以帶對纓其義可推知也

汴上睦樗周易警疑云大過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按少字誤作士字及觀郭氏定本亦云少字蟲傷類士字誤亦明矣士字義理無謂余謂大過九三老夫得其女妻以女對士大抵士女指幼壯無室家者詩云吉士誘之維其士將女女也不忒士也貳其行荀子非相篇語前卷已錄等可并見矣今以少對女意味索然何不考如此

伊世珍嫺嬛記云靈芝一名壽潛一名希夷故劉廷芝取以字余按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云公道亞生知昭

隣幾庶唐詩人盧昭鄰名本于此

秋後木葉沈水者敗腐為黑色余因得句云腐葉沈為爵
頭色一渠流水慢無聲後讀全閩詩話引閩書邱葵詩云
敗葉能令溝水黑亂雲不放夕陽紅所謂古人獲我心者
黃山谷觀司馬公通鑑稿本無一艸字阮宮保觀顧亭林
肇域志親書密行細字無一筆率略始歎古人精力過人

事見阮元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表記云我今不閱皇恤我後以今對後似愈本詩

周書多士云予一人聽用德詩卷阿云有馮有翼有孝有
德德字指有德之人也然則論語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藝仁德共指人云

余髫年學詩時護社餘燼未冷日以嘉萬七子為粉本已
長知風塵萬里陽春白雪之可厭一以四唐為標的遂二
宋金元下逮清朝諸家則世間亦為宋為清是氣運使然
也因謂寬政間有木口簡字君懋號皞齋仕于園部侯少
年善詩當其苦索之時或跪或作傍若無人與蕉陰公子
祭酒快烈公在嵩村郊時號蕉陰唱和奉詩云脫却凡詩格沈思別極工
二人俱角立一世盡雷同不傍藩籬末渾從肺腑中願將
元白後長慶續遺風又云可憐詩語競尖新不啻驚人感
鬼神海內今除君我外誰能淨掃李風塵其自任如此蓋

自是模擬剽竊之風一變，雖氣運使然，亦快烈公之功居多云。

祇南海以墨本蘭亭圖為甚俗，欲新製一圖，山水人物花竹等位置次序，悉具于其所著湘雲瓚語中。沼田今侯為世子時，製一書畫帖，其大不過二寸，中有蘭亭圖，使余題之。詩云：山自重層水自紆，茂林脩竹認名區。緣誰喚起祇南海，觀此袖珍新製圖。

酉陽雜俎有光火賊語，余屢叩之識者，未得其說。後讀隋書麥鐵杖傳云：鐵杖駿足，日行五百里，一夜行百餘里，行光火劫，且還，蓋夜陰點火為劫，故曰光火歟。又按唐書嚴

郢傳云：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偽造用符印，彊光火諸盜，然則隋唐間有此一種盜名。

表異錄云：醮醮花開，婦人取置書冊，冬間插髮，謂之花腊，邦俗以碧花紅葉等置書冊中，壓之，冬間披玩，謂之壓花，壓葉即花腊也。唐人命名絕妙如此。

通鑑宋僖宗紀八：宣和元年，初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狼虎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上聞不樂。余按宋之未通女真也，高麗李資諒道夷狄貪婪不可通事，具

於崔滋補開如資諒可謂有先見之明也今抄出于此云
天慶元年謝恩使金緣林有文等入宋皇帝接遇加等金
林等還上問皇帝起居金曰帝厚我國享禮異常然凡事
皆極侈異可為寒心後三年癸巳李資諒李永等往朝及
資諒等辭帝密諭曰似聞女真比壤後日來朝宜招引數
人與偕資諒曰夷狄貪婪不可通上國宋之廷臣曰女真
珍竒雜出高麗貿易資諒恐分利他國故沮之陛下於高
麗愛如赤子今資諒負德陽好言而實詐女真不必藉高
麗可遣一介招致後果與交通卒為女真移神器宋朝群
臣不及一資諒之智反以忠言為詐惜也

唐山茶高祭陸羽猶是可矣屠者祭樊噲真可笑也祭樊噲

見泊宅篇

孔平仲談苑云施黔州多白花蛇螫人必死縣中板簿有
退丁者非蛇傷則虎殺之也州連蠻獠三月草長蛇盛則
蛇防戍至九月草衰蛇向蟄則人防秋矣按水滸傳有白
花蛇楊春蓋取其毒人似此蛇以為綽號爾

後漢伏湛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
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按伏宓古通用乃宓不齊之後不齊
字子賤祖孫同字可怪恐有誤

云云字詩人希用唐薛逢詩吉語云云海外傳到老云云

相是非此外不多見

詩用炭烟亦希唐許渾櫟塢炭煙晴過嶺清查慎行平鋪

稻壟翠千頃高引炭煙青一縷又五山僧阮南江燒炭人

歸烟未消新奇可喜

檀字公曰余嘗登日金山其聯云樹梢黃布杭徐圃澗底青浮櫟炭烟自

謂詩中用炭烟自余始今讀此條深服古人無遺屑矣

徐晶詩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杜子美翡翠鳴衣桁晴

蜓立釣絲蓋有所本也儲光義詩良以直心曠兼之外視

閑王摩詰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亦有所本也

雲林石譜云襄州江水中多出穿心石色青黑而小中有

小竅土人每因春時競向水中摸之以卜子息是邦人

所謂茶白石也

元楊奐詩林靜連官竹籬疎補女蘿官竹字初見以此例

之官所植者皆可以官稱不特官柳官梅而已

邦俗目肥膾不靈者為田父五色線云冷香錄蝦蟇之大

者為田父意義一同

蒙求引魏略云鄴城破紹妻及后

紹妻及后鄴后共坐室堂上文帝

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

按後漢趙熹傳注自搏猶叩頭王鳴盛駁之云三國志吳

韋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上辭曰謹叩頭五百下兩手自

搏自搏之非叩頭可見建康實錄作自縛蓋不得自搏之

解故改字耳、後讀後漢龐參傳云、搏手困窮、無望來秋、注
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紹妻兩手自搏、與之正同、魏兵入舍、
計無所出也、疑團水解、良一快也、
隨園隨筆云、楊誠齋詩、天上歸來已六更、人多不解、蓋宋
忌五更之讖、故改作六更、而不知五更者、乃五庚申之謂、
非夜之五更也、宋大內五更已絕、則柳鼓遍作、號曰蝦蟆
更、亦號六更、其時禁門開而百官集、如外方之攢點、今之
發播是也、按元仇山村詩、杭城打六更、然則元時亦因循
用之、

宋書五行志云、晉太康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

國當敗、吳當復、按橫目者四字、堅瓠集以四為側目、三為
橫川之類、亦合有所援、

余曩以文文山對柳柳州、後讀甌北集、有疊字体詩、柳柳
州所謫居地、文文山昔戰敗駟、因改以方方壺對之、

僧元政彥藩仕族、後難深住深草里、為法華律開祖、戒行
嚴厲、時稱活佛、不翅法德、詩文亦為當時之選、與明季投
化人陳元贊唱和、有元元唱和集、其瞻病詩序云、予瞻僧
病、僧不勝謝、予諭曰、經不云乎、八福田中、看病第一、吾依
子病、自得勝福、何幸哉、然為安慰作是語耳、凡學菩薩者、
一切無所為而為之也、豈實以求福而役於此乎、作詩述

七
卷二
志兼爲瞻病法以貽同志云飲食與醫藥按方投所須一
心佳慈愍百事忘勞劬緩急虎啣子寒溫雞抱雛當仁無
所讓寧望福田腴是可見其德行也次拾得韻云貓不解
捉鼠鼠翻知捉貓僧不解持鉢俗翻知負包出家居殿閣
在家坐衡茅聖賢當此日掃迹長絕交是可見其抱負也
戲作十二辰詩云獨笑怪鼠叫唧唧神遊何勞疲牛刀時
跨虎頭千里歸偶攀兎角萬仞陟君看卧龍睡常濃群蛇
已窺九淵中長途馳馬客自苦瘠土牧羊人未窮貪月獼
猴能溺水牝雞抱卵知所止狗吠傻有敲門聲不用燒猪
待俗子是可見其才穎也病中作云寒疾不可風鎖房煎

桂莖七椀玉川茶一瓢子淵飲漫讀古今書高支天地枕
落葉鳴階前夜清人未寢谷口卽事云村家不厭貧野趣
易相親已忘浮雲世空觀流水身松高誰記歲花笑自知
春手把一杯茗閑看來徃人山居云細雨密雲盈碧虛靜
觀林樹日扶疎箇中唯有無窮意坐對青山不讀書一冷
隨得傻滿肚山厨未見粟紅腐平生受用只水雲人間萬
事棄如土是亦可見其造詣也余幼好讀邦人詩特欽
上人高風故不厭其繁蕪錄于此云
盍簪錄云上梁文後有七言三句詩六首每首頭置兒卽
偉三字故謂之六偉或不用之而亦相沿稱之朱子經史

閣上梁文云、兒卽偉、大同古地、駱越名邦、予初不解其爲何事、後檢何孟春餘冬序錄曰、淮南子翟璜曰、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必應之、此舉重勸力歌也、今人上梁文中稱兒卽偉、卽邪許類也、其說始明、近閱說郛、其說出于宋葉氏愛日齋叢抄云、樓大叻參政說云、兒卽偉、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竒偉之偉、皆未安、在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備懋、遂去、深州邊吉云、我隨備懋去、懋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一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云、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卽偉者、猶言兒卽懋、蓋呼而告之、此關中

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循襲之、以語九延之諸公、皆以爲前未聞、或有云、用相兒之偉者、殆誤矣、予記呂氏春秋月令、舉大木者、前呼與譟、後亦應之、高誘注爲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與譟或作邪譟、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余按盧文弨鍾山札記云、上梁文有兒卽偉、用之以齊衆力、如邪許之類耳、今凡拽重打樁勞力之事、俗亦成口號、而於句末齊聲和之、猶此意也、樓攻媿求其說云、兒卽偉、舊不曉其義、以下所引與盡替錄全同故省以上皆樓氏說、余竊以爲不然、蓋用力猛者、慮血脈有奔騰憤鬱之患、故爲歌句、以宣暢之、且以節其力、使暫息待歌畢復

作之有其聲固不必定求其義以為古語亦可此三字多
 置詩句之下唯朱子作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用之於
 每詩句之首豈亦如玫瑰之說歟且如詩句皆有助詞如
 竹枝女兒舉棹年少之類亦用之於動作者更推而上之
 古樂府亦多襯句迄今乞兒之唱蓮花者亦然似猶不失
 古意以盧說觀之兒即偉三字有聲無義蓋以字填音也
 由字義求之其失更甚東涯又著秉燭譚以為猶今人舉
 重之時呼眾齊力曰若若與弱義同眾也其失其義再按明凌
 雲翰詩中流雙鶻鳴愛此兒即偉朱茂曙詩新來嫁得兒
 即偉冷笑經過短簿祠詩中希用

井守靜蟻亭閑言云鶴字世俗作鷓知字者笑之于祿字
 書作鷓五音集韻亦然知字者非載酒于楊家之人按蕉
 氏筆乘鷓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鶴在陰從雨鷓好霜故從
 霜然則鷓字非俗
 元王惲雲林寺詩云買得兩錢乾菓子步穿經洞引猿來
 今所在神祠佛宇稱神之使者猿狗鳩鳥之屬人多以果
 子粉團等飼之如此詩所言古人詩料左右取之不遺瑣
 屑如此余賦湖梅蒼田園雜興翻案用之云兩錢乾果分
 與比舍生童熟童
 元馬臻西湖春日壯遊即事云激灩春波鏡面平扁舟賣

物往來輕今墨水納涼芝浦釣魚等之處小舟賣物如織未見詩人言及之唐山詩人一矚皆詩不如此邦詩人之乏料也

重脩臺灣府志云鼻簫長可二尺亦有三尺者截竹竅四孔通小孔於竹節之首用鼻橫吹之今都下丐者有以鼻吹笛者蓋鼻簫也

王氏農書有扉圖與本邦草鞋無少異非字左右二點像草鞋之耳象形之字

清梁同書頰羅菴集有黃梅詩云此是前身賈島佛黃金鑄了骨猶寒可謂奇想本邦天龍寺義堂空華集有紅

梅詩云誤被春風吹夢去長安市上酒家眠亦奇作矣

神祠佛宇奉錢祈福俗謂之賽錢然賽者報祭也今之奉

錢者未盡得真利之後則賽字未允當宜用香錢字趙雲

崧詩齋粥僧千指香錢歲萬金

劉長卿詩蘆花雜渚田張嬾詩閑田長荻花同一機軸也

似難軒輕

古人命書最可愛者齊東野語夷堅志共用成語人或不

省列子湯問伯益知而夷堅聞而志之

余嘗著坤齋日鈔載德萬歲一條後讀梁同書直語補證

補之云無此錄戎主太后嘔噴近位臣僚齊聲呼沿變離

猶漢呼萬歲今鄉里俗傳小兒女噴嚏亦呼百歲及大吉以解之四分律云世尊嚏諸比丘咒願言長壽時有居士嚏反拜比丘佛令比丘咒願言長壽

本邦詩話如皆川淇園淇園詩話芥川彥章丹也詩話六如上人葛原詩話徃徃裨益學者然已無見解又無佳話特江邨北海日本詩史頗有所見惜其書僅僅三卷而上自大友大津下迄近世所以不盡也余弱年作孜孜齋詩話始于石丈山終于紀平洲諸賢黃口鼓舌固無佳話可傳今日閱之慙汗洽背徒爲覆醬具耳因欲就諸家著書中抄出佳話以傳于後老懶日甚不能了事今抄兩三條

爲後之傳佳話者之資云蓋簪錄云藤參議韶光別號朴所乃公始分族卜築郊西平野時時招致文儒輩唱酬自娛徃歲偕冬嶺翁造公命賦梅詩坐客相繼成篇翁沈吟移晷迨晡始成一絕句曰宴罷瑤池王母廻月明素袂立青苔仙粧難著人間語姑喚暗香疎影來結句韻初押梅字推敲數四高確從衆予曰來字佳遂定翁之耽詩如此橋窗茶話云余一日遊以酌庵寒令僕回家取袍因作一詩曰驪山山頂坐徘徊料峭春風特地回莫道先生無盛服玄袍方自典家來湘雲瓚語云予年十六七遊木先生之門時諸彥濟濟矣石梁越仲通名達戲做月旦云木門

諸子登堂入室蕩然可觀詩白石文芳洲瑜之能書佐之劇談篁州善戲謔而不爲虐南山好飲酒而不至醉森子閉戶常晝眠石子登樓動參禪不患衣之弊患德之歉耳又他日燕會各刻燭賦詩筆墨淋漓錦繡照座南山唱云白石題詩白雪飛白石即和曰南山奏曲南風競當時風流雅趣藹然可掬矣今屈指已五十年矣醉態吟容宛然在目矣而覓諸君無一人在獨芳洲兩先生松柏之姿今猶蔚然僕輩尚保餘喘固所謂賊矣耳以上數節皆當時佳話可傳者固異于耳受傳錄

周頌載芟云有略其耜何楷曰略當依字書通作契說文

云刀劍刃也言有銳利如刀劍刃之耜也惠棟曰傳云略利也釋文云字書作契棟案契本籀文鋸字故釋詁云略利也耜有鋒鏐乃能熾蓄其田畝略無訓利之文當從字書作契唐石經亦作略非也余按季本詩說解頤云略利也利則入土易不甚費力故曰畧也是以畧無利之義故牽強生解者也下章良耜云畧有嚴利之訓然則畧字恐畧誤直語補證云今人呼凶昊曰材南史謝晦傳景仁肥壯買材數里皆不合用余按伍子胥云吾墓植櫨櫨可材是其出處

鶴林玉露云呂氏春秋云今茲美麥注云茲年也公羊傳云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古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左氏傳五稔杜詩十暑岷山葛皆此意孫按來茲今茲共是助語猶言來者昔者逝者往者之類共屬助語因謂助字多出于支韻螽斯斯螽鹿斯兔斯樂旨左傳時來春斷斷猗彼其之子夜何其夷羿維羿思齊思媚思文孟施舍夥願史記陳度曰願者助聲之辭也若而人等字不可毛舉以今茲之茲為草者似添足如負茲之茲別是一義不得引証唐山詩人自杜少陵以後詩以紀時事或忠臣或烈婦苟

有可傳者多以七言古風紀之所謂詩史也邦人斷無

此舉如服子遷小督詞南宮喬卿妓王詞其事出野史人

人耳濡徒艷飾而露其才耳特東厓義士行赤穗士人復讐之事寶

永行富士山崩委曲紀時事亦詩史也

廣虞初新志陳維崧邵山人潛夫傳云林山人古之言曰

往昔東南倭寇之亂戚大將軍繼光擁重兵開府海上一

日置酒城樓大會客酒半大將軍忼慨大言曰今者一孝

廉將之燕一將軍將之秦諸先生能為文以送之者文成

當以千金及他物為先生壽坐客逡巡莫敢應先府君初

文先生年甚少適在末座援筆立成數萬言大將軍讀之

且讀且拜立獻黃金二十鎰白金二百鎰貂襜褕十二名馬二他璿瑁火齊珊瑚明珠悉稱之當是時城頭白月如晝一軍驩呼余每聞其言輒大息而邵山人亦常雜述先朝盛事往往至泣下余謂世之叔季猶人之老罷人老則貧世季亦然隆盛之世人氣甚旺故有斯盛事元祿享保之際文學大行兼山麗澤秘策云對州侯嘗賜雨文學金百兩文學因遊北里一日而盡又聞諸度支官武島君君之親姻有木下君即順庵先生之胤也家藏加賀侯還順庵先生之債金二千兩之親書亦可見當時盛事矣湘雲瓚語云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寸或

紅或白目曰後庭出碧谿漫志昔日岡石梁賦雞冠花首句云玉樹後庭晴後天恭靖先生稱其博雅而余未知其出處今讀碧谿漫志始見其出處益服石梁之博余曩不解玉樹後庭花曲以何名之今讀之知玉樹之為槐後庭之為雞冠蓋以牡丹海棠比楊太真之類玉樹後庭想以張孔二貴嬪比擬而言歟按三體詩許渾金陵詩注蕪子由詩自注云矮雞冠即玉樹後庭華也

曾先之十八史略文彥博守蜀以燈籠錦獻貴妃得執政注燈籠錦名聞金奇錦注蓋援薛應旂通鑑也仁宗紀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奄侍通宮掖以得執政然燈

籠名義終不可曉按宋俞文豹吹劍錄云仁宗上元宴張貴妃服燈籠錦曰文彥博所獻上曰戒汝勿受群臣覬遺不悅久之蓋錦上織成燈籠也此與卻帶珠事一同聖意深矣由是燈籠錦之名義了然如發蒙亦一快也再按宋史文彥博傳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是亦以奇錦言之俞氏宋人故詳其義及脫撰宋史已不詳其義故改之為奇錦而已

藤井懶齋著睡餘錄頗具見解實好書也書估倩邱學究改為國字書改名曰閑際筆記不售又改曰本朝太平廣記杜撰狡猾真可惡矣余頃閱坊本學山錄卷首有蘭林

二序不改一字愕然久之詳閱初序題曰學山錄次序題曰盈進齋隨筆蓋世人厭古喜新故改名為眩鬻之謀耳後與北靜廬話及此事靜廬曰貝原氏曆艸改名日本歲時記管蠡抄改名一舉博覽板橋雜記改曰唐土妓女傳余亦曰八居題咏改曰次韻兩選稿不勝慨歎矣曰明史天文志載望遠鏡亦名窺筒其制虛管層疊相套使可伸縮兩端俱作玻璃隨所視物之遠近以為長短僅僅三十六字委曲詳盡唐人弄筆不可及如此

寓簡云有儒生膚色黑如漆嘗著白襪出謁無名子戲之曰君便是白雲抱幽石也吳門畫舫錄曰周新官

西舫續錄云字

孫玉居山塘，貌黑而津，嫉光眇視，半致嫣然。時人以墨牡丹稱之，一雙佳話。

隨園隨筆云：匡謬正俗云：姐者，妃號也。已者，干支甲乙之稱。稱已者，當是妃位第六人也。余按史記殷本紀并外戚世家索隱云：已，姓也；姐，字也。又明張萱疑耀云：姐已，古書有作黹已者，說文白而有黑曰黹，字統黑而有豔曰黹。二說皆不離一黑字，則姐已之貌，斷非瑩白矣。古有玄妻，亦云其貌如漆，有光可鑑。晉惠帝賈后，短形青黑色。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脂而慧，鋹嬖之，賜號媚猪。此皆以黑見寵者。世廟有尚妃者，貌亦黑，宮人稱為黑木娘娘，寵冠一

時，則黹已玄妻當不誣也。然則姐字不必妃號，與前條黑牡丹一雙笑話。

伊藤氏五藏，伯季最雋，世稱胡蘆兄弟。唐山亦有之。南齊書沈冲傳，冲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是也。

南齊書武帝紀，七月丁亥，以驃騎中兵參軍董仲舒為寧州刺史。余讀之不覺拍案云：武人木強，冒先賢姓名，前有曹參，後有董仲舒，又讀隨園隨筆云：晉書有顏回為羗帥，光武本紀有城頭子路，通鑑有秦征西將軍孔子，帥兵五千，討吐谷渾。唐貞觀時，新羅國有宰相文王，梁史有虞

舜官太常丞然則冒先賢姓名亦夥矣哉

詩人多用顛字佳語累出就中摘其佳者蔡君謨云雨花

狼藉顛春寒見集邴正夫云數庭霜竹顛琅玕中吳紀聞王彥

泓云登樓未定銀翹顛又云釵梁風定蟲猶顛列朝詩集陳鑒

之云一縷竿頭顛霜鯽西湖志檀宇公云某云竹影未斜猶

睡外槐枝猶顛鵲飛邊中州集

元鄭元祐詩岱宗高入帝青寒策馬東歸不厭看又云傻

駕颺輪上天柱不辭身倚帝青邊明李日華遣瘡鬼云汝

本顛項子變化逃其形胡不肖厥祖騎龍外帝青帝青字

奇蓋謂彼蒼也

唐李頻奉和鄭薰相公云三四株松匝艸堂傻成彭澤柳
為名三四即七薰號七松居士故云又元范梈節婦王氏
詩云妾年四二三始識月團團四二三即九詩人造語有
如是者不可不知矣

余曩著日抄載蛟龍畏鐵事後讀焦氏續筆乘又得一証
云封氏記言寶應中海州堰破水涸差東海令李知遠修
之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過多知遠甚憂之或說
浮山堰頗有缺壞以鍊數萬斤積其下堰乃成知遠依其
言而穴果塞初堰之將壞也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
移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能害目蛟龍避之而去故堰可

再按徐有貞
事出紀事本
末河決之患
條為正統七
年事

成耳，即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於池內，
淬之，池魚皆死，以此知魚龍皆畏鐵也。天順中，徐公有貞
河張秋若四字恐有誤堤善潰，用一老僧言，以鐵鎮之功，
輒就人以僧為神，不知前時已有此矣。因云：播州福田有
溪，其源出于石州銀山，數里間無寸鱗，蓋銀氣流出故云。
然則五金皆鱗介之所畏，不必黑金矣。

本邦漆工天下無雙，清主命船高使京師漆工造天禪几，
髹楓葉櫻花，事見于葛原詩話。及北窗瑣譚，案群談採餘
云：天順間有楊墳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倭漆尤妙，
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描寫之不如。世號楊和漆。

是亦本邦漆工冠於宇內之証也。

埤雅云：卞子曰：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鷲性頑而傲，狗
性險而出，蓋鷲我首似傲也。名之曰鷲，其是歟。所謂卞子
者，卞彬字士蔚也。南齊人有傳，此語在傳中。

麻田侯祖某公，參唐僧隱元，營菟裘之後，披緇號湛山，創
瑞聖寺，因為住持。入院日，招四方雲水僧講義，將登高座，
股栗如有所恐懼，乃投拄杖曰：習氣未脫，此座非我座也。
終不登高座矣。嗚呼！吾輩懸牛頭而賣馬肉者，豈不赧然
乎。

十五國風，二南王豳周風也，邶鄘衛衛風也，檜鄭鄭風也。

唐魏晉風也其實八國風而已古昔採詩官之所采恐不止此蓋殘闕之餘僅僅如是別二南王幽其義或有之如衛鄭晉徒別之欲其風有數且僂翻閱耳猶舜典之於堯典益稷之於皋陶謨康王之誥於顧命實出古人一時之作意經生紛紛之論一切可塗抹

清姚鼐惜抱軒隨筆云古晴字本作𠄎𠄎亦可作星若星辰字自作壘詩星言夙駕釋文引韓詩曰星精也精明晴也世久以星字當壘此詩偶存古字耳其星言即晴字甫晴即駕足以爲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與奔喪者之事衛文不得爲也又爾雅四時和爲通正論衡作四氣和爲

景星星字亦今晴字故爲四氣和之名也余云此說似有理實不通也其誤起于以零爲降不知零是雨將歇或一點或兩點零殘而已雨纔歇則雲間星見即駕而行極謂其勤也星言夙駕以星出也巫馬期治單父以星而出以星而入衛文勤勞正與之同豈帝罪人奔喪而已乎清儒好奇槩如此矣

周世宗忌方面大耳者殺之按南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士襦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忌方面者久矣方面脩用爲田面亦似無害

梁書儒林傳沈峻字士高師事沈麟士麟士卒後乃出都
徧遊講肆又處士傳高祖與何胤書云疇昔歡遇曳裾儒
肆實欲卧遊千載畋漁百氏余輩以講說爲業以束脩爲
活者皆箇講肆儒肆而已

又諸夷傳扶桑國條慧深又云扶桑東有女國容貌端正
色甚潔白身体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
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
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
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是似指八丈
島語雖荒誕髮長委地及食鹹草等今尚然矣八丈島屋

與市讀書人也自號女護鳥必有所考

裘毛衣也然李青蓮云揮策楊子津身着日本裘注云裘
則朝卿所贈日本布爲之又王禹偁云野蚕自成繭縹密
爲山紬此物產何許萊夷負海州一端重千斤裁深爲縠
裘因知絹布通謂之裘不必毛衣也蓋親身衣之通稱
鹿車說者謂其大僅容一鹿然則羊車亦容一羊耳或曰
子之言非晉武帝駕羊車恣所之宮人插竹葉洒鹽汁以
引帝車是使羊挽車之證余云劉熙釋名云羊車羊祥也
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以羊爲祥者屬強解然不
謂使羊挽車者爲得其解畢竟挽車必用牛馬故云犢車

也。插竹葉洒塩汁者，引犢耳。羊車容一羊，雖余臆說，以鹿車例之，則知不誤矣。再按納蘭成德淶水亭雜識曰：羊車注，羊善也。羊車若今定張車，疏亦未知定張車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爲之，謂之羊車也。愚按定張車與果下馬俱宮內所用。孫按：羊車見周官車人。

十八史略云：王履癸號爲桀，貪虐力能伸鐵鉤索。此書鹵莽，紕繆居多。如此，宜改作伸鉤索鐵。王充論衡語增篇云：紂力索鐵伸鉤，撫梁易柱，雖是瑣事，恐誤後生，故言之。顏氏家訓云：晉中興書，泰山羊曼，頗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鴆伯。俗間有鴆鴆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顧

野王玉篇誤爲黑旁沓，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厚積意，從黑更無意旨。按宋吳箕常談云：晉書兗州八伯，太山羊曼爲鴆伯。唐書謂常袞爲鴆伯。注曰：猥冗不肖之貌也。二書共不從黑旁，敢請識者誨示。

三四月間園丁賣穀板，兒童戲彫海螵蛸，作鷺鷥，以爲粧點。趙雲崧有養鶴詩，是亦海螵蛸造之者。

杜荀鶴贈友人罷舉赴交趾辟命云：船載海奴鑼，碰耳象駝。蠻女綵纏身，海奴所謂崑崙奴。又稱烏鬼者，蠻船之役烏鬼，自古而然，不叛于紅夷矣。

轎夫有四枚肩，三枚肩之稱。唐山亦有之。宋朱新仲詩：哈

臺四僕肩明人詩

出靜思居詩話今忘其名

輕便度嶺雙肩轎小巧穿

橋獨櫓舟實用之最也

余居瀕通衢輪蹄熱鬧雙耳欲聾至子夜則聞無一履聲

恰有隔世之想因憶清吳周

字後莊見感舊集

楊州月夜聞杜鵑

云滿城歌吹歇夜半杜鵑來真同余之想者後讀水曹清

暇錄云喬文衣夜半過午門前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億

生靈今歸何處人世外沈不過如此洵是名言非居人海

波瀾中者豈知之乎可謂名言也

歐陽永叔年四十謫滁號醉翁亦太早計亭記云蒼顏白

髮頽乎其中或言寓言年又最高之言豈是當時賓從更

無四十歲人耶公病中代書寄聖俞詩云到今年纔三十

九怕見新華羞白髮公大抵早衰人也公他日贈陳博士

歌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為翁實少年是何孟春之言見

餘冬序錄余按公贈沈遵一詩云沈夫子君過滁陽今幾

時滁人皆喜醉翁醉至今人人能言之長記山間逢太守

籃輿酩酊插花歸我時四十猶強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

來憂患十年間鬢髮未老嗟先白今觀此詩則公之號醉

翁及蒼顏白髮同屬寓言不必早衰之人文人弄筆寓言

固多是亦其一也

世稱癡人為不足唐山亦有之後山詩話云昔之黠者滑

誓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隣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論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

後山詩話云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闔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余云人稱王維為詩天子王昌齡為詩宰相良不誣也九天十四字實有帝王氣象以冕旒表垂拱而立以萬國現四夷咸賓老杜十字不免窮漢之語宜矣有飯顆山頭之毀

使陳過彭城
讀道旁碑絕
倒從者以為
中惡史謂是
碑瞻
北齊崔瞻下
脫此一節

賢奕編云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曰君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如何其夫感悟自此留意獄訟此婦本妓女未有所生一夕夢神以綠衣槐簡付之后一子果登第妓女無有所生唐山亦然戲拈出之且以為勸懲

佩韋齋輯聞云世謂大笑為絕倒山谷詩淵明醉握遠公手大笑絕倒人不嗔然晉書王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推服及聞衛玠言輒嘆息絕倒則絕倒因嘆息也北齊崔瞻父為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則又因哀感而絕倒矣要之絕倒者形体款傾不自支持之貌笑而絕倒歎而絕倒哀

而絕倒皆以形体言不專謂大笑也按隋書陳孝意傳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云云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是亦哀而絕倒之一證也字典云絕倒大笑也引晉書衛玠傳是未深考

王氏農書云水柵排木障水也若溪岸稍深田在高處水不能及則於溪上流作柵遏水使之旁出下溉以及田所其制當流列植堅椿椿上枕以伏牛伏牛即里俗所謂蛇籠也按宋書王鎮惡傳以竹籠盛石塞水道然則蛇籠之製所由來久矣

宋書孔琳之傳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云云一罷

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今閩閩之家有凶則掩戶垂竹簾以表有凶士人則不然庶人送喪者冒艸笠以掩面以素紙繡髻蓋孝服也士人則不然以素扇示凶觀之則垂簾冒笠等一美俗耳士人或以此笑彼非矣

清徐浩南州草堂詩文遊浣花草堂記云堂後小亭危欄石磴亭之北有谿上跨石橋溪內細草蒙茸涸然無水僧云水從谿底暗過日夜不絕者步下聽之覺流泉聲正所謂暗水流花徑耳余謂草堂故趾既闕千餘年陵谷變遷焉保無之乎畢竟暗字代夜字用以對春字原不以伏流言也然就全記觀之則拾遺之遺趾宛然在目文之不

可以已如此

徐浩沅辰道中雜咏云參差百級水田塍上下泉流徹底澄一曲白雲山路細耕犁聲在最高層是所謂梯田梯田見王氏農書邦俗喚做棚田此詩巧言山民勞苦末句寫照不足踏其境者決不能言余嘗遊豆州有句云梯田級級石野約條條流又云十弓山隴春風近油菜花高於板檐亦是意也

唐王灣有觀搗箏詩余謂搗是彈不言聽而言觀恐誤後按字書廣韵手搗也唐書禮樂志五絃如琵琶而小舊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後人習爲搗琵琶又西涼

伎高麗伎有搗箏因悟搗俗所謂爪彈如言聽與用義爪者何擇故言觀而不言聽也古人用捨一字如此可謂精密矣

良齋雜說云真宗問唐酒價丁謂舉杜詩恰有三百青銅錢然李白詩金樽清酒斗十千李杜同時三百太賤十千太貴予謂太白量高必酤醇醪子美窮漢不過鄉村杜茅柴耳未陽白酒亦其證也余因謂方秋崖詩百錢買漁篷橫截南北岑又云過湖船用百錢買百錢又買過湖船是以可知西湖船價然秋崖亦窮漢故受用此樂耳若紅船龍頭十錦總宜等價豈止百錢乎

王珪宮詞云碧窗盡日教鸚鵡念得君王數首詩僖宗皇帝宮詞云粧飾尚慵臨曲檻却教鸚鵡念新詩王世貞題宮人調鸚圖云杏花枝上綠衣娘與訴宮中事不妨只恐匆匆記未盡且教三字憶君王三詩同意弇州最逸梅磻詩話云李元膺秋晚早行詩云霧侵駝褐曉寒輕星斗闌干野外明寂莫小橋和夢過豆田深處草蟲鳴近世雪窓張武子亦有早行詩云千山萬山星斗落一聲兩聲鐘磬清路入小橋和夢過豆花深處草蟲鳴末二句僅易三字豈暗合耶否則不無踏襲之失余云願菴居士集有早行詩云登輿睡思尚昏昏斗柄啣山月在門雞犬未鳴

潮半落草蟲聲在豆花村詩意酷似

神巷談苑引元陳孚使安南詩鼻飲如瓠滴頭飛似轆轤

以為世俗所謂轆轤頭之証按鼻飲之頭飛者續俗耳談

引諸書云落頭民搜神記落頭蟲博物志飛頭獠唐南蠻傳飛頭獠

子酉陽雜俎落民義楚六帖戶頭蠻事言要錄余亦引唐詩云歲貨穿胸

老朝飛鼻飲頭沈佺期從驩州解宅移住山間水亭贈蕪使君

俗語銘銘各各等唐山俗謂之大家蓋唐人語杜荀鶴重

陽云大家打手高聲唱日未沈山且莫迴崔道融寒食云

滿地梨花白風吹碎月明大家寒食夜獨貯望鄉情和凝

宮詞云宮女競思遊御苑大家齊奏聖人知

左傳襄二十八年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林堯叟云
 介因也慶氏之士釋甲而觀優故四族因慶氏之甲此說
 恐非襄三十年有因馬師頡介襄庫之語已曰因又曰介
 介之不可為因晰晰可見定十年又曰介侯犯之門甲介
 甲重用之例猶僖十二年諸侯城衛楚丘之郭之城城郭
 重用

唐人譯 本邦語如石曼子霸家臺南戈名護屋見初學集注共人

所知也其他硯曰松蘇利墨曰蕪彌頭曰加是羅手曰提

耳曰弭弭雨曰下采風曰客安之共鶴林玉露御日度曰紅面

的倒酒盛曰三蓋水禮共日本風土記弟曰阿多日本圖纂頭曰甲螺

薦曰毯踏綿雪踏曰淺拖共重脩臺濟府志等譯語之易知者唯

孤樹裒談所載 本邦使人噶哩嘛哈其詩典雅可傳而

未知為何人可憾敢請博雅垂示

清江永群經補義云大戴禮武王有盥盤其銘曰與其溺
 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湯
 之盤銘疑亦盥盤若沐浴之盤不可日日用也且浴器而
 銘其上褻矣浴器名杆見玉藻又名浴盆見汲冢周書是
 剽說之尤者大抵清儒翻案舊說或割裂字句以為已說
 大儒如毛西河王西莊趙甌北錢竹汀猶不能免矣今就
 餘冬序錄拈出一節以為少年好新說者序錄云湯之盤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臨川吳氏謂盤承盥手餘水也古人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真盤上用杓斟而沃之餘落盤中故盥文從水從皿從皿兩手加于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加盤也內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承盥水而以承其餘水武王銘諸器載在大戴禮記於盤曰盥盤明盤之為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浴器用扚沐器用盆盆扚皆以盛水浸髮於盆之內裸身於扚之內浸髮裸身既褻且污不可刻文盥盤承餘水者不褻不污故可刻文而銘也按內則凡家之夫婦上而父母下而男女及內外使令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不特晨興

一盥而已雖無事一日大約五盥有事而行禮不止五也至若沐浴五日然後請浴三日然後具沐亦或三日五日之期無一日一浴之禮不日日而沐浴不謂之日新矣湯所銘之盤皆謂盥盤也鄭注但刻戒於盤不言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盤為沐浴之盤朱子仍襲其誤蓋考之未詳而不及脩改也日新者每日洗滌其手之舊污而新之也苟之為言猶曰若謂若自今以始每日而新之則當繼今之日每日而新之又於繼今之後每日而又新之也如此則每日而新無休息無間斷矣縷縷數百言以惠後學可謂深切故不厭其繁而錄之

佩韋齋輯聞云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
 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則不見也乃知參拜之禮
 於古為重余謂古無三拜儀禮中鄉飲酒禮特牲饋
 食禮少牢饋食禮往往
 有三拜語然參拜衆賓之禮故注及疏以為不備禮以三
 拜為重者春秋戰國之俗也左傳晉大夫三拜楚語秋舉
 三拜可見三拜非古禮也

慎夏漫筆卷二 訖

